

哭 訴



上海春野書店印行

1928

851.48
4498

993591

哭
訴

太陽小叢書第四種

蔣光慈著



上海春野書店印行
1928

PA764/25

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初版 一——二千册



每册實價大洋二角
版權所有

— 哭 訴 —

哭 訴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——
寫給母親
——

—— 1 ——

— 笑 話 —

I

— 1 —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—— 2 ——

母親，我的母親，我的親愛的母親！

我離開你，算起來，已經是七年有零；

平素我也想念你，想念到你念子的心情，

但是現在呵，我却想伏在你的慈愛的懷裏，

盡量地盡量地哭訴我這七年來的悲憤。

母親，請你寬恕我，寬恕我到悲憤的時候，

我只想伏在你的慈懷裏盡量地盡量地哭訴；

因為除開你，再沒有別人能夠同情地接受；

我就是向他們哭破了喉嚨，叫啞了聲音，

怕也只能得到笑罵一場，惡語幾聲，沒有好處。

母親，在此茫茫的世界上，你是愛我的第一人，就使你埋怨我這流浪的兒子忘了家，不知孝順，但是我的母親，你總是懷着愛子的慈心，

到今朝，到今朝當我向你哀痛地哭訴的時候，難道你能冷然地不說一聲『我的兒！我真心疼……？』

呵！我的母親，我要盡量地盡量地向你哭訴，倘若我再不向你哭訴，我只有悶死的一路；

社會是這樣地黑暗，人心是這樣地殘酷！

你知否你的兒子是如何地倔強，奮鬥，吃苦？……

唉！到而今呵，我的心靈上已密密地滿了傷處！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II

—— 5 ——

— 蘇 天 —

— 6 —

曾憶起我離家的那一年，那一年的春天，

那時是楊柳初綠，草兒初青，野花兒初露臉；

在一個清醒明媚的朝晨，你送我一程又一程，

我說，『母親，回去罷！』你說，『兒呵，你幾時才回還？』

你走送我，走送我到不能再上去的山巔，

你目送我，目送我到林木遮蔽着不能再見；

你只希望我，叮嚀我『我的兒呵，暑假早回還！』

又誰知一別七年，到而今我還是未返家園。

就在離家這一年的春天，我離開了悲哀的祖國，跑到那冰天雪地的冷土，探求那新邦的生活；

我是毅然地，冒險地，但同時又是偷偷地跑脫，

呵，我的母親，請你寬恕我，我沒給你子兒一個。

我經受了海船的顛簸，度過了海參威驚人的炮火；

我吃飽了西北利亞的霜風，沐浴了荒漠的月波，

在飢餓，危險，寒冷，困苦之中我尋到了，

呵，我尋到了我的最後的目的地，夢想的摩西哥。

摩西哥變成了我的親愛的乳娘，給了我許多培養；
摩西哥變成了我的第二故鄉，我將留戀牠永遠不忘。
可是我還有我的母親，我還有我的原來的故鄉，
我遺忘不了悲哀的祖國，母親，我也不能將你遺忘。

過了四年，別了，我的親愛的乳娘！

過了四年，別了，我的第二故鄉！

我要回去看看母親，因為母親你正爲着我而惆悵；
我要回去看看祖國，因為祖國而今已弄得滿目荒涼……

歸國後，東西飄零，南北奔走，無所駐足；

祖國雖大，但是沒有地方給與我以安穩的勾留，

我屢次想回來親親我那清靜的美麗的家園，

看看那如黛的青山，幽雅的松竹，兒時游泳的河澗……

但是滿目荒涼的祖國，而今到處是炮火烽烟，令人胆寒，

家園的歸路久已不通，家園已非昔日的家園。

我的母親呵，我雖然想回來看看你衰老的容顏，

但是我又能麼能夠呢？我只空有這回家的心願！

一年，兩年，三年，你的望眼將穿；

一年，兩年，三年，我的歸心似箭；

我要回來看看母親而不能夠回來，

你要見見你的兒子而不能夠相見。

呵！今日的中國乃一塊荆棘蓬蔓的荒原！

呵！今日的中國人弄得骨肉都不能團圓！

母親，我的可憐的母親，我的親愛的母親！

這將如何是好呢，難道說是命運使然？……

——訴 哭——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Ⅲ

—— 13 ——

— 訴 哭 —

歸國後，匆匆地，茫然地，不覺轉瞬已三年，

這其間我所領受的羞辱，苦痛，真是不堪言！

母親呵，我現在只有向你哭訴，只有向你哭訴，
因為在別人面前示弱，乞憐，哀語，我心不甘願。

往日的朋友有許多發財的發財，做官的做官，

今日的朋友也不少投降的投降，丟臉的丟臉。

但是母親呵，你給與了我這一副鐵一般的骨頭，

我只知道倔強，抵抗，悲憤，頑固，至死也不變。

而今的世界貴的是強奪，卑污，下賤，拍馬與鑽營……

哪裏容留我這一個倔強不化的，傲骨的詩人？

雖然是有許多往日的朋友肥馬輕裘地顯得多麼威榮；

但是母親呵，我得到的只是窮困，窮困與窮困。

照俗風，讀書原來是爲着褒揚父母，光耀門庭，

但是母親呵，不幸你的兒子讀了書反遭窮困；

到今日我未寄過你點兒禮物，半個分文，

異鄉的銀錢雖多，但是你的兒子沒有享受的福分。

曾記得幼時，幾個窮苦的母舅對我的希望，
他們希望我將來做官發財，改一改他們的窘狀；
可是而今我成爲一個窮困的流浪的詩人，
只得將他們的希望付與汪洋，請他們原諒。

母親呵！而今的世界到處可聽着窮苦的哀鳴，
這哀鳴只逼得你的心軟的兒子神魂不定；
他要爲着一般窮苦的人們多多地多多地歌吟，
但無能力顧及幾個窮苦的母舅，自己的親人……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——蘇 吳——

III

—— 跡 哭 ——

會憶起幼時我愛讀遊俠的事跡，

那時我的小心靈中早種下不平的種子；

到如今，到如今呵，我依然如昔，

我還是生活在令人難耐的不平的空氣裏。

不平的生活逼得我走入瘋狂；

不平的生活逼得我氣破胸膛。

爲着過不慣不平的生活，我才流浪。

母親呵，我抱怨你給了我這鐵一般的骨頭，

不能卑屈地追隨着濁流的波蕩。

而今的世界是黑暗的地獄，兇殘的屠場，

只有無目的人能夠安居，心死的人才能觀望；

但是母親呵，我的目在明亮，我的心在緊張，

我怎能夠，唉，我怎能夠靜默着不發一點兒聲嚮？

我恨不能跑到那高入雲霄的崑崙山巔，

在那裏做巨大的，如霹靂一般的狂喊；

我恨不能傾瀉那浩蕩無際的東海的洪波，

洗盡人類的羞辱，殘忍，悲痛與污點。

呵，我只恨，我只恨，我的心願大而能力小，

我頭衝破重困，而敵人據着堅固的營壘；

我幾次負傷，我幾次心痛，我幾次悲號，……

但是我呵，我終於不曾爲羞辱的脫逃。

— 訴 哭 —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V

—— 25 ——

— 訴 哭 —

祖國而今變成了鬼氣森森的死城，

無論走幾步你都要嗅着血肉的羶腥！

往日的殺人是稀有的新聞，動人觀聽，

但是而今呵，這新聞已經不成其為新聞……

在歷史上我們會憶起許多專制的暴君：

焚書坑儒的秦始皇，帝制自為的袁項城……

但是而今的暴君幻着革命黨人的形影，

他們比秦始皇還橫暴，比袁項城更爲殘忍！

今年的黃浦江中鼓蕩着血潮，

偌大的上海城但聞鬼哭與神號；

無數的志士他們就此被惡魔葬送了，
遺留下的，呵，只有這嗚咽的浪濤。

今年的龍華桃花盛行開放，

紅艷的花瓣兒隨着那春風飄蕩；

呵，這不是花瓣兒，這不是花瓣兒，

這是那些被犧牲的人們的血光。

母親呵，我簡直要瘋狂，我簡直要瘋狂！

我的這一片柔弱的心靈怎經得這般摧喪；

幾番想道，我還是追隨着他們死去罷，

我真是再忍受不下了這些食人的魍魎。

我幾番立在黃鶴樓頭向着雲山痛哭，

我的悲憤助長了那滾滾的江漢的波流；

那滾滾的江漢的波流似乎嗚咽地說道：

『詩人呵，痛哭罷，祖國而今到了淪亡的時候……』

向北望罷武勝關外掩埋着萬千的冤鬼，

說道是他們爲着革命與爲着民衆而戰死，

可是他們犧牲了，戰死了，得到一些什麼呢？

殺工人，殺農民……呵，這就是政府的奠禮！

呵，不忍聽的瀟湘的淒風苦雨在哭泣，

呵，那無數的農民死在「革命軍」的手裏。

只道是民衆要興起，只道是耕者要有土地，

又誰知興起了反遭屠殺，士也還是屬於老爺呢？

唉！不說起也罷，說起來我的心痛如刀絞！

我縱想到黑暗，我也沒想到會有黑暗的今朝。

什麼是正義，人道，現在只是殘忍與橫暴……

呵，我的祖國呵，難道說你的命運就長此以終了？

我幾次想投筆從軍，將筆桿換為槍桿，

祖國已經要淪亡了，我還寫什麼無用的詩篇？

而今的詩人是廢物了，強者應握有槍桿，

我應當勇敢地荷着武器與敵人相見於陣前……

呵，戰死了罷，戰死了罷，戰死在陣前！

死時的失敗，我相信，勝於活時的偷安，

這敵人，這敵人，我真不願與他們並立在世間，
不是我們被他們殺死呀，就是他們死在我們前。

我爲我自己羞，我爲我自己哭：

無用的詩人呵，你不能將祖國來救！

停止你的歌吟罷，不要空自做無力的憂愁；

焚毀你的詩篇罷，應顯一頭男兒的身手！

—— 吳 詠 ——

VI

—— 33 ——

——詠 哭——

母親呵，我知道你不能明白我心靈的要求，
你聽了我的話，你一定將你的雙眉緊皺：

『我的兒，你枉自懷着這些悲憤與憂愁，
這些都不是你應管的事情，何不罷休？』

『什麼革命，什麼詩篇，我看都可以罷休，
歸來罷，我的兒，異鄉不可以久留；』

家鄉有青的山，綠的水，幽雅的松竹，

家鄉有溫暖的家庭，天倫的樂趣，慈愛的父母……

『歸來罷，我的兒，異鄉不可以久留；

什麼革命，什麼詩篇，我看都可以罷休。

家鄉還有薄田幾畝聊可以糊口，

你又何必在外邊惹一些無謂的閒愁？

『歸來罷，我的兒，異鄉不可以久留；

什麼革命，什麼詩篇，我看都可以罷休。

歸來，歸來後免得我將你常掛在心頭，

你也免得再吃那飄零的痛苦……』

不，我的母親，你的兒吃慣了飄零的痛苦，
家園的幸福雖好，但你的兒不能安受；

我何嘗不想終身埋沒於山水的溫柔，
遁入世外的桃源，離開這人間的疾苦？

但是我的母親呵，我不能夠，我不能夠！

命運注定了我要嘗遍這亂世的憂愁；

我的一顆心，牠只是燒，只是燒呀，

任冰山，呵，任冰山也不能將牠冷透！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後 記

—— 訴 哭 ——

去年八月底從漢口回到上海，當時滿腹牢騷，一腔悲憤，苦無發洩的機會，爰提筆寫了這一首獻給母親的長詩。其實，我的母親並不認識字，至於詩中的意思，她更將無從了解；不過除開我的母親，從小就珍愛我的母親，我又將向誰哭訴呢？無論她了解我與否，但她總是要爲我洒幾點同情之淚的。

算起來，我已經有七八年未歸家了。在這七八年流浪的生活中，我的心靈上也不知經受了許多創傷！這都是因爲我自小就具着一副不安分的，倔強的，也可以說有幾分浪漫的性格。我不滿意於我週遭的生活，同時我又渴求自由與光明，因之我就不得不奮鬥了。可是我能有多少力量

？在奮鬥的過程中，我當然是要經受創傷的，有時或因之起了一剎那的失望，但這究竟不過是一剎那的失望而已，我始終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。

我雖然經受了許多創傷，但我從未曾叫饒過，更未曾起過投降或屈服的念頭，這是我可以引以為光榮的。這一首寫給母親的詩，未免是太悲憤了，然而也不過是太悲憤而已，其他並沒有什麼失望或衰頹的情緒。我想，我可以痛苦，我可以奮鬥，我也可以死，但我不會失望，更不會走到衰頹的路上去。

我不是一個 Lyrical。我知道我的詩同我自己本身一樣，太政治化了，太社會化了。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這不

是我的錯過，這是我的時代的錯過！倘若我不生在這個暴風雨的時代，那嗎或者我也可以寫出幾首美麗曼妙的，就如同花香鳥語的抒情詩來。但是我却生在這個暴風雨的時代，——我無法避免我的時代所給與我的使命，而且在事實上，我也從沒起過避免的念頭。也許因此，有人罵我不是詩人，罵我的詩不是詩……也好！就讓他們罵去罷！

倘若別的詩人矜持他們自己是超時代的藝術家，是美的創造者，那嗎我就矜持我自己是時代的忠實的兒子，是暴風雨的歌者。恐怕也就因此，我所經受的苦痛與創傷，是為他們所未經受過的，而且他們將不會對我所歌吟的東西，有什麼同情的了解。……

這一首寫給母親的詩，看起來，也是很粗糙的製作，然而我却很寶貴牠，這因為牠內中包涵着萬千的，與我同一命運的人們的眼淚，痛苦，悲憤，呼喊，及奮鬥的過程。這也許不足被稱之為詩，然而我却很寶貴牠。近來我專注力於小說的寫作，而對於詩的寫作却完全沒有興致了。自從寫了這一首長詩之後，直到現在未曾寫過一句詩；也許我將來不再寫詩了罷？若如此，那我更要把這一首詩寶貴了呢！

因為這個原故，所以我也就把牠印出單行本來，做爲一個紀念。

光慈。一九二八，三，十二。